

● 科技哲学

结构和结构主义理论

——阿尔杜塞与列维—施特劳斯理论结构的比较分析

张 离 海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离海(1963-),男,湖北赤壁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摘 要] 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总问题”和“思想结构”是可以互换的两个概念。阿尔杜塞用“总问题”表示概念框架的理论结构,它决定所有问题的安排形式以及哪些东西被看做是与问题有关的。列维—施特劳斯的总问题框架或思想结构是一个特殊看世界的方式。两人在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相同的,在哲学本体论、理论及研究领域上明显不同。

[关键词] 结构;结构主义;总问题;联结;结合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283-05

20世纪60年代末,结构主义在法国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在英国则成为知识界最流行的理论。西方知识分子把它看做是解决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可能方案,以代替逐渐失去影响的存在主义。这样一种对结构和结构主义的热情与当时的环境有关。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繁荣,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存在主义所渲染的悲观、失望和非理性情绪了。60年代参加反抗运动的学生们也认识到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既作为他们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又作为他们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这样,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框架的结构主义,在当时流行起来就不奇怪了。

结构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第一,它强调严格的理论,认为对于非经验主义者而言,关于社会形成及文化、心理方面的客观知识,一个科学的认识论是必要的前提。这种对明确的科学认识论前提的强调,与绝对经验主义强调无理论前提的纯粹“客观观察”形成对照,也与当时关于学术思想的各种混乱理论形成对照。同时,它为批评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理论概念。第二,结构主义既不是还原主义也不是经济决定论,它考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尝试提出一种关于这一超结构的非还原论理论。最后,结构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结构主义在所有文化领域的分析都包含有对正统观点的批评,强调社会分析与政治行动的联系,宣称它们的分析是与实践相关联的。

结构主义为社会分析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及其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打破了文学、语言、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之间的隔离。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关于亲

属关系和原始思维的结构分析方法就被推广到人类文化和精神现象的一切领域,这些在传统的进化论和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是无法构想出来的。同样,阿尔杜塞在对黑格尔和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翻版进行批判的同时,对社会形成及其构成结构和内在矛盾进行了结构主义分析。

列维-施特劳斯、阿尔杜塞、拉康、巴尔特雷、福科在各自领域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还原主义作了类似的批判。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强调其研究工作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都试图把对结构和结构方法的强调上升到认识论、方法论甚至本体论的高度。

二

在社会学里,并没有一个研究理论的程序,也没有一个“理论的理论”把社会理论分析为不同框架和不同组织部分。理论评价主要是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的任务。前者主要研究科学研究的程序或科学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形态学(morphological)关系。科学社会学则是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寻找思想的特定类型,如政治、宗教或文学,并且研究这些理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如何解决问题的。结构主义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思想和文化体系的内在结构分析的方法和思路。

结构主义者的共同性表现在抽象的层次上,而不是表现在他们在具体研究中如何使用“结构”一词。如何从结构上来研究理论,而不是仅仅从发展上或社会环境上来研究理论,这正是结构主义者首先关注的问题。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一个理论体系不仅仅是一个要素系列,而且是一个有结构的概念体系,改变、增加或减少一个要素会影响其它要素,进而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框架结构。如果没有这种形态学的分析,我们可能会看到理论发展的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但不会把概念自身看做是体系的一部分。

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术语“problematic”和“思想结构”是可以互换的,都用来表示概念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特殊术语才有意义,根据这个体系,具体的文本才可被检查。

阿尔杜塞的问题体系概念:阿尔杜塞用“problematic”表示概念框架的理论结构,它决定所有问题的安排形式,以及哪些东西被看做是与问题有关的。“这把我们引向科学存在的一个独特事实:它只能在确定的理论结构的范围和视界中提出问题,它的总问题构成它的绝对的和确定的可能性条件,进而构成形式的绝对决定,在这种形式的绝对决定中,所有的问题必定被提出”^[1](P. 25)。问题体系包括特定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根据问题体系,那些与研究领域无关的对象和现象被排除掉,以便对研究对象进行内在的限定。阿尔杜塞指出,正是基本的问题体系决定研究的结果与结论。

阿尔杜塞把问题体系的概念应用于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从而发展了这个概念。关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基本争论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与晚期著作的连续性问题。对阿尔杜塞而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的费尔巴哈式著作与后期已脱离费尔巴哈影响的著作的一致性问题。他主张用基于抛弃人本主义的问题体系转变来说明这个问题。

费尔巴哈企图通过把人的本质置于物质性而不是意识性之中来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这是通过术语的改变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再创造。费尔巴哈与黑格尔镜像式的关系表明,他们使用了相同的词汇,但概念变了。马克思拒绝费尔巴哈以人为基础的历史学与政治学,这种理论假设人具有一个普遍的类本质,它是一切人所共有的。马克思也拒绝黑格尔的围绕一个中心矛盾演化的总体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有直接连续性。阿尔杜塞认为,这是一种混淆,是由于人本主义者过于肤浅地阅读马克思著作导致的。要把握总问题(the problematic)仅仅阅读字面意思是不够的,还要重建字面意义后面的概念体系。发现总问题框架(the outline of a problematic)等于是知识的生产,而不是一个表面的阅读。阿尔杜塞把这种阅读叫做“症候阅读”(a symptomatic reading)。通过症候阅读,他试图发现文本中未被发现的、隐而不见的东西。因此,当研究马克思时,“我们必须从作者在世时的思想深入到他的潜在思想”^[2](P. 66)。

在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理论的差别时,总问题的概念也是适用的。尽管两者有某些共同的发现和理论重点,尤其是对生产的重视和价值的发现。但是,阿尔杜塞认为,由于它们属于不同的问题体系,它们是非常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不能看到生产概念的含义,因为他们的总问题聚焦在个人事实,体现了一种潜在的人类学;他们的研究主题是真实的个人,而分配、消费和生产是在经济人“需要”的基础上加以解释的。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流通、分配和消费与生产是不可分离的。马克思把这种认识同生产方式的概念联结起来,生产方式是一个独立于资本家个人和工人个人的体系。因此,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的作用,而不是它的某个构成要素的作用。阿尔杜塞总结到,马克思有一个新的问题体系,因而能看到亚当·斯密看不到的东西。这个问题体系能把新的发现整合到他的理论框架中。

阿尔杜塞的总目标是制造一个关于知识生产的理论,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著作的哲学框架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对于这个宣称的合法条件的审查,需要一种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其中,理论形成的一般实际(哲学意识形态和科学)能被看做是必定适用于马克思自身的。没有一个关于理论形成历史的理论,就不可能把握和表明区别两种不同理论形成的特殊差别。我想,为这个目的可以借用 Jaques Matin 的‘总问题’概念,来标示理论形成的这种特殊同一性,并进而标示被认定是这种特殊差别的地方”^[2](P. 32)。

列维—施特劳斯对问题体系(the problematic)的使用: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的是图腾思想的形式特征—用来分类植物群和动物群的语词范畴可以吸收任何种类的内容。“通常叫做图腾的命名和分类系统的操作价值来自它们的形式特征;他们是适合传输信息的编码,这些信息可以传输到其它的编码系统,并被不同的编码系统接收”^[3](P. 75)。

在列维施特劳斯那里,神话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解决知识问题和人类生活的基本悖论如世界的起源、人与动物的区别、姐妹与妻子的区别等。它们在原始社会的作用与宗教和哲学在其他社会的作用是类似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迷信思想、图腾思想以及神话构成了一个看世界的统一方式,这种方式可对原始生活的紧急事件做出反应,它与科学一样,是一个合法的选择。与自然科学相比,它们属于不同的问题框架。“魔法思想并不被看作是一个尚未物质化的总体的一个开端、萌芽、梗概和部分。它形成一个表述非常完整的体系,在这方面,它独立于构成科学的其它体系——把它们比作是获得知识的两种类似的模式比较好,而不是比较它们的差异”^[3](P. 13)。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原始的问题框架在与知识和宇宙观的联系上有不同的目标,并且是用不同的工具生产这种知识。分类与命名系统通过有限数量的范畴和它们处理的现象之间的严格的形式关系(对立、倒置、对应)来工作^[3](P. 22)。列维—斯特劳斯得出这样一个假设:原始思想与科学是不同的系统,它们是由各自所提问题的不同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由它们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分类和讲故事的不同功能以及各自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区别开来的。

总之,在结构主义那里,一个问题框架或思想结构就是一个特殊看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由它所提的基本问题、它所包含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所规定。要找出这个问题框架。不能仅仅简单地阅读文本,还要对隐而不见的东西作出概括、形成概念,并研究它们在总体系中的相互关系。

三

阿尔杜塞与列维—施特劳斯思想结构比较。他们的理论结构有五个层次:认识论、哲学(本体论)、理论(关于具体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假设)和研究领域。

在认识论层次上,列维—斯特劳斯持一种反经验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实在的研究)。由于在事物的表象和实在之间存在差别,他强调,如果我们的认识能达到真实的结构,那么,从具体的可观察事物得出理论抽象是必要的。在实在与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结构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框架是由两个更深的认识论前提形成的。第一,是对概念发展的强调。根

据列维—斯特劳斯,对比较分析而言,正确的概念是必要的基础。通过这种比较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就能被分析。第二,结构说明与因果性应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焦点,尤其是人类学。这是以他的反历史主义观点为基础的。反历史主义强调结构对历史的首要性。关注社会组织的内在结构和思想的形式,试图阐述内在结构的类型和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如矛盾、对立、主导、同一、反转和对称)。阿尔杜塞的认识论也体现出一种反经验主义的实在概念。他认为,在实在的每一个领域,包括自然和社会领域,都有其概念,并且在真实的具体和思想的具体之间最终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其次,他强调与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对立的结构因果分析的重要性。在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那里,整体之部分只是被看做是某个核心的反映或附带现象,而历史则被理解为这个关系系统的连续发展。因此,通过象相对的自主性、决定、主导、换喻和矛盾这些概念,他注意的是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分别发展。阿尔杜塞的第三个认识论假设是知识和理论是一个生产过程,知识是在思想程序中制造出来的,不能通过经验实在得到检验。因此,对阿尔杜塞而言,并不存在理论的外部保证。

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杜塞的相同点主要在认识论层次上。两人都持有一种反经验主义的实在概念,强调精心制作的、充分的和合适的概念的必要性。对两人而言,结构相对历史而言是首要的,它们的理论都建立在鲜明的反历史主义基础上;结构概念是两人理论的核心,两人都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内在建构和结构因果关系上。最后,两人对科学都持有一种实在论的观点,都认为结构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尽管它们在理论与理论对象的关系上是不同的。

在哲学上,列维—斯特劳斯在唯心主义和心理主义之间动摇不定。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的结构与物质基础无关。它们或者是一种自由漂浮的先验存在或者是由大脑的生理构造形成的。这两种解释类型都暗示:有意识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如果思想类型和社会组织是被预先决定的,那么,人就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创造社会。阿尔杜塞的哲学由两个非常有特色的部分组成:他的唯物主义和策略性总问题(strategic problematic)。在他那里,社会形式最终是由经济决定的,结构在真实世界中、实践中和理论中都是与物质基础相连接的。在策略上,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阿尔杜塞的目标是改变世界,哲学只有在它是一种政治介入时才是有意义的。阿尔杜塞相信人根据自己的价值改变世界的能力,理论只是这个计划的一个辅助工具。

在这个层次上,两者的区别最明显。阿尔杜塞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人的活动特征是生产。在生产中,原材料形成最终产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构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有其基础,尽管它们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是相对独立于它们的基础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没有这种联系,它们是生理的、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这个基本差异产生了另一个关于有意识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问题上的差异。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人关于社会实在总会有一个神秘化的理解,这种理解限制了他们改变世界的能力。阿尔杜塞的策略性总问题和他关于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区别的观点,反映出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即理论是力量结构的组成部分,人可以以革命的方式政治地利用它来改变世界。

在理论层次上,“联结”(combinatory)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中心概念。它暗含这样的意思,社会组织是以有限数量的结构要素为基础的,而这些要素能够以有限数量的方式结合起来。在这些术语中,结构是转换句法(the syntax of transformation),它永远不以经验的形式存在,但是,经验存在的现象则被看做是相同要素的不同组合和排列。同样,结合(combination)也是阿尔杜塞的核心理论概念。他把社会形式看做是相对独立的结构和层次复杂的相互联系,在这些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中,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所有的社会形式都可最终还原为几种不变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内容和相互联系的模式根据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这样,结构概念就既是阿尔杜塞的又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中心,在结合和联结之间有实质性的同一性。二者都认为,结构以有限数量的要素为基础,这些要素以有限的几种方式结合成不同的但相联系的经验的社会实在。在两者的理论中,这些要素都是一定的,尽管它们的内容根据特殊的结合有所不同,特殊的结合模式使最终的结构具有独特特征。

在方法论层次上,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方法原则是,结构要素和原则由具体的经验现象抽象得

来。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结构构架和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都是由这种方式得到的。阿尔杜塞最常用的方法是对以往理论的批判。他认为通过审查和批判以往的意识形态以及使它的观念清晰化就能使概念最佳化和精致化。尽管研究领域的不同使他们之间的方法论比较变得困难,但是,他们在方法论层次上是相同的。二者都旨在使概念精致化,以适合研究的领域;都强调研究的正确单位是结构要素,而不是个人,结构要素不一定是可观察的;都认为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是理论有效性(validity)的标准。

在研究领域上,列维-斯特劳斯把他的理论和哲学应用到了几个不同研究领域,主要有亲属关系、神话、文化产品和活动如艺术、烹调和语言。阿尔杜塞的研究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从事的是对马克思著作和列宁著作的文本分析,尤其是《资本论》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研究领域的区别是基本的,不仅仅表明他们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工作,而且表明他们的研究一个主要是政治的,另一个则是纯学术的。他们研究的直接对象在性质和范围上是非常不同的。

从总体上看,阿尔杜塞和施特劳斯理论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具有一个结构。他们的一般认识论和理论工具是相同的:结构概念具有相同的意义,关于社会现象是如何建构和内在组织组织的观念是相同的,到达这个实在的方法论途径也是相同的。他们所不同的是在结构联结的是什么或由结构还原的是什么上不同,即在哲学基本立场和研究领域上是根本不同的。

[参 考 文 献]

- [1] [法]Althusser, Louis Reading Capital,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
- [2] [法]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69.
- [3] [法]Lévi-Strauss, Claude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 [4] [美]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M]. 尹大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责任编辑 严 真)

Structure and Structural Theory

ZHANG L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Li-hai(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The terms “problematic” and “thought structure” are two interchangeable concepts in structuralism which denote the system of concepts through which particular terms become meaningful and in terms of which concrete texts may be examined. Althusser means by the term “problematic” a defined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which determines the forms of the posing of all problems and what is seen as relevant to the problem. In Levi-strauss’s view, a problematic or a thought structure is a particular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They are similar at the level of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but obviously different in philosophy, theory and field of study.

Key words: structure; structuralism; the problematic; combinatory; combination